

古汉字与中国文化源

李玲璞 殷克和 刘志基 著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古汉字与中国文化源

李玲璞 臧克和 刘志基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 衍
封面设计 唐 宇
技术设计 郑 儒

1998.11.9

考 古 书 店

古汉字与中国文化源

李玲璞 殷克和 刘志基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阳经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125 字数 291 千字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贵州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221-04271-3/C·51 定价：15.80 元

李玲璞：1934 年生，山东省文登县人，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著述有《甲骨文选读》、《甲骨文选注》、《甲骨文文字学》等多部。

臧克和：1956 年生，山东省诸城县人，现为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著述有《语象论》、《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等多部。

刘志基：1955 年生，山东省荣成县人，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著述有《汉字文化学简议》、《汉字古书观集》等多部。

责任编辑:张衍

封面设计:唐宇

技术设计:郑镖

前　　言

把汉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文化哲学意义的研究，凭借汉字本体结构系统和汉字发生系统去透视汉字的文化蕴含，从而再现先民文化心态，这将是极有意义的一项工作。

1987年，我们便着手汉字文化学的研究，通过《〈说文解字〉分类用例手册》、《古今汉字部首字典》和《异体字字典》等书的编纂，对古今汉字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并以此为基础，广泛涉猎相关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为汉字文化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作了必要的准备。1988年，应中国文化源国际学术讨论会之邀，我们提交了题为《殷墟卜辞与史前民族文化心态》的论文（载《中国文化源》，百家出版社）。1989年，克和与志基已分别撰成专著《汉语文字与审美心理》和《汉字与古代人生风俗》，在此基础上，我们以古汉字为透视古代文化的荧屏，于1990年撰写了这部《古汉字与中国文化源》。

中国文化源是一个宏大的研究领域，我们只是选择了古汉字这个视角，从若干个方面进入中华古代文化哲学意识圈，意在探先民心理之幽，发传世典籍之微，将深层的文化积淀再现于读者面前。当然，这还只是尝试而已。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学人从事这一领域的探索。

李玲瓈
于沪上
1990年9月

书稿初成至今已历5载。这5年间，克和君与志基君又有十余种论著问世，尤其在文字学理论方面和汉字文化学方面均有了

进一步的认识。这些新的认识，可以作为本书的生发和补充。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贵州人民出版社领导和本书责任编辑
张衍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具体帮助，特表谢忱。

李玲璞

1995年9月

目 录

前言 (1)

绪论篇

一、汉字是一种文化现象	(3)
二、汉字与汉字文化学	(10)
三、怎样研究汉字文化学	(18)
四、古汉字与中国文化源	(29)

审美篇

五、“美”、“義”、“善”系字群与汉民族审美观念 特点	(35)
六、“美”系字群的字源意义与审美发生	(45)
七、“宜”、“嘉”、“好”系字群与先民审美价值判断	(51)
八、“和”系字群与我国古代审美范畴特点	(62)
九、“文身”系字群与古代身体装饰	(66)
十、“文章”系字群与先民对“文章”的原初理解	(71)
十一、“文饰”系字群与古代汉民族的“文饰”观念	(74)

十二、“文心”系字群与古代汉民族文艺观及其演进 (81)

道德篇

十三、“德”、“德伐”系字群与古代道德意识起源 (93)

十四、“善良”、“善”系字群与先民道德标准 (103)

十五、“德若”、“灵保”系字群与古人关于道德律的思考 (107)

十六、“法”系字群与古人关于道德与法律关系的理解 (117)

哲学篇

十七、“时”系字群与先民原始时间观 (125)

十八、“朝暮”系字群与古人时空意识 (145)

十九、“阴阳”系字群与我国古代阴阳哲学观念 (151)

二〇、“宇宙”系字群与古代宇宙观 (164)

祭祀篇

二一、“祖”系字群与远古生育崇拜意识 ... (175)

二二、“祭”系字群与古人祭祀方式 (192)

二三、“酒”、“牛”系字群与祭品之性质 ... (201)

神灵篇

- | | | |
|------------------------|-------|-------|
| 二四、“箭”系字群与先民弓箭崇拜 | | (215) |
| 二五、“灵”系字群与古代巫师的身份特征 | | (232) |
| 二六、“神”系字群与古代鬼神观念的起源及流变 | | (237) |
| 二七、“疾”系字群与中国巫蛊术的两大类型 | | (243) |

婚姻篇

- | | | |
|-------------------------|-------|-------|
| 二八、“姓”系字群与史前婚姻形式 | | (255) |
| 二九、“媵”系字群与古代“媵制” | | (268) |
| 三〇、“男”、“女”系字群与婚姻关系中尊卑差异 | | (276) |

葬俗篇

- | | | |
|-------------------|-------|-------|
| 三一、“墓”系字群与死亡处理之古俗 | | (287) |
| 三二、“棺”系字群与古人丧葬观念 | | (395) |
| 三三、“瘗”系字群与墓葬形制之演进 | | (304) |

服饰篇

- | | | |
|-----------------------|-------|-------|
| 三四、“市”、“尾”系字群与服饰之起源 | ... | (315) |
| 三五、“皮”、“糸”系字群与服饰质料之演进 | | (327) |

- 三六、“冠” 系字群与古代服饰礼制 (333)
三七、“糸” 系字群与古代服色制度 (338)

礼乐篇

- 三八、“风谣” 系字群与古代乐器 (353)
三九、“舞” 系字群与上古舞乐性质 (368)

緒論篇

一、汉字是一种文化现象

汉字是世界迄今为止仍在使用的独一无二的表意体系的语素文字。就汉字的整体来说，它具有完整的表意体系；就汉字的个体来说，它又是形与音义的统一体，亦即字的形体结构与语素（≥词）所固有的音与义结合一体。尤其是古汉字，以其生动而形象的造字心理机制传载着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富信息，从不同侧面展示着上古初民的观念心态和悠远的记忆，堪称文化考古的活化石。我们如果透过表层呈静态的古汉字这一古代思想文化信息的载体，进入深层的先民那动态的文化哲学意识圈，就会发现一个无与伦比的生动而奇妙的古代文化地下海——古代思想文化信息库。

汉字之所以同思想文化发生了牵涉，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发生过程和独特的认知过程。从汉字发生学的角度加以观察，可以说，每个汉字发生的心理机制都经历着一个物化过程和物化回归过程。就以“文化”的“化”来说吧。甲骨文“化”作𠂇，左边的亼（人）是人体行走时的侧视形，表示有生命的人，亦即活着的人；右边的丂（后世写作匕）是人形的倒置，表示生命完结的人，亦即死了的人。这同高山族古文字把“人”写作𠂇，把“鬼”写作𠂇的造字心理有着同工之妙。这个“化”字告诉我们，初民的思想观念里，正写的“人”与倒置的“人”合二而一，表示一种关系意义：生与死的变易。从“化”字的发生过程来说，是一个从无形的意识到有形的汉字的“物化”过程；从“化”字的社会认知过程来说，它所表示的“变易”的涵义受到了社会的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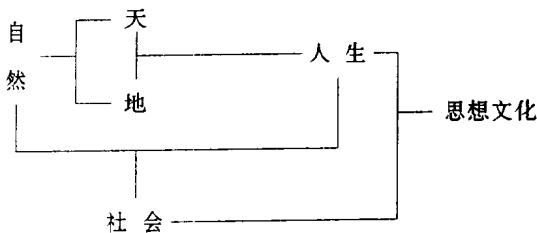
验、取得了人们的共识，并加以认可，这是一个“物化回归”的过程。这种“物化”过程和“物化回归”过程是属于全体汉字的，每一个汉字的发生，都必然要经历过这样的心理流程。随着社会人生的不断变化，具体的汉字“物化”过程和“物化回归”过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仍以“化”为例，到了先民阴阳观念形成之后，人们又给“化”以阴与阳相互转化的内涵。推而广之，古时以物易物曰“化”，物物交换之中介物即货币亦曰“化”。当然，后世以“化”为造字的字素所制作的复素字如货币、货物的“货”，讹变的“讹”，花果的“花”，等等，其中的“化”虽被人们看作形声字的声素，但究其实，则仍保留着“变易、转化”这一义核。从“化”的历时的“物化”过程加以观察，“化”这一形体结构古今不变，而从“化”的历时的“物化回归”过程加以观察，“化”的文化内涵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果从汉字的整体加以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相当多的汉字在历时的“物化”过程和“物化回归”过程中都发生了变化。例如“社会”的“社”。在殷墟甲骨文中，“社”与“土”为一对同形字，均作^丶，或作^丶，或以抽象的线条象之，作^丨。^丶与^丶（且，“祖”的初文）同源，都是父系氏族时期生殖神崇拜的原型摩写。^丨取象男性生殖崇拜物以类比土地生万物，这是把人的行为自然化的巫术思维。殷墟甲骨文中的“示”作^丶，则是男性生殖崇拜物的移位造字，表示对所有崇拜物之崇拜，这是把自然法则人化的宗教意识。^丶（示）与^丨（土）组合则为“社”，从示从土，由人的生殖崇拜意识发展到对大地的崇拜意识，指土地神。至战国时期，“社”又加“木”作^丶（社）。《周礼》：“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这一意象又是古代中西文化相通的树神崇拜意识的写照。

从上面的文字中大致可以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汉字在形体结构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或变或不变，而所涵盖的历史文化信息却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流动不居。这就昭示我们，汉字的形体结构

与所涵盖的文化内蕴总是处于一种对立统一的状态。这是因为，汉字的造字总是具体的，而所显示的词义却总是概括的。正因如此，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致使一些前代文字学大家也不免误释字的“本义”^①。造字的直观具体性与表词的义理概括性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汉字的发展演变，而我们恰恰可以通过这种矛盾运动去捕捉那些流动不居的文化信息。

上面所说的“物化”过程也就是汉字独特的发生过程，而“物化回归”过程也就是汉字独特的认知过程。在汉字的“物化”过程中，选取和制作怎样的物象，往往伴随着的是形象思维；而这个物象将蕴含着怎样的关系意义，则往往伴随着的是逻辑思维。因此可以说，汉字的发生过程是先民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完美结合的“物化”过程。汉字的“物化”过程是如此，而“物化回归”过程也不例外，人们总是凭借汉字所提供的直觉形象及其关系意义去寻绎或补充所蕴含的思想文化内容的。因此，我们可以把汉字的“物化”过程和“物化回归”过程分解如表一（见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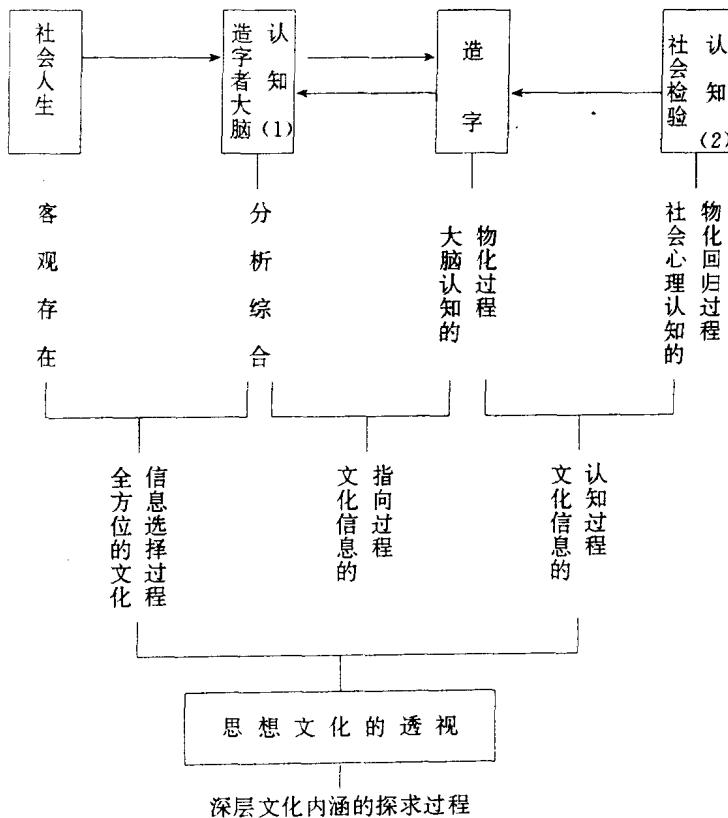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汉字的“物化”和“物化回归”的心理流程是与天地自然界和社会人生密切相关，而又以人生为本体系联着民族思想文化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如表二：



表二

汉字的“物化”和“物化回归”的心理流程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有它坚实的空间基础的，这就是它的块状体。同世界各民族的现行文字相比，汉字并非独一无二的块体文字，例如朝文就是以

块体文字记录朝语的。然而，汉字的块体却有其独特之处：第一，从体系上来说，是表意的系统；第二，不是平面的块体，而是颇有厚度的立方体。众所周知，从信息的贮存量来看，线比点的贮存量大，面又比线的贮存量大，而一个立方体又比一个平面的贮存量大。



表一

汉字的立方体是由汉字的立体结构所决定的。汉字的结构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即结构成分、结构成分的组合序列、结构成分